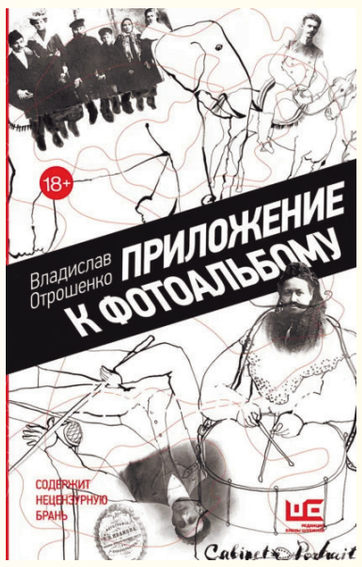
俄罗斯文学速递

一次穿行于独特世界的漫步

弗拉季斯拉夫·奥特罗申科《相册附录》：

□【俄罗斯】索菲娅·什皮通科娃 常景玉 译

弗拉季斯拉夫·奥特罗申科



《相册附录》，【俄罗斯】弗拉季斯拉夫·奥特罗申科著，莫斯科叶莲娜·舒宾娜编辑部，2026年

弗拉季斯拉夫·奥特罗申科，俄罗斯作家，散文家，俄罗斯作家协会会员。1959年出生于新切尔卡斯克，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奥特罗申科在多家知名期刊发表小说与散文作品，代表作有《雪夜惨剧：一桩关于苏霍沃-科贝林命运与刑事案件的调查小说》《果戈理研究及其他故事》《不可信的人物》《巴比伦近郊》《相册附录》等。其作品入选俄罗斯国家级文选《俄罗斯各民族当代文学》，被译成汉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十余种语言。曾获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高尔基文学奖、俄罗斯联邦政府文化领域奖以及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俄罗斯文学评论界给予弗拉季斯拉夫·奥特罗申科高度评价：“在中短篇小说中多维描绘顿河哥萨克的生活，现实与幻境浑然相融，造就独特的文学语言魅力；锲而不舍地探索果戈理的精神世界——这位俄罗斯文学中最神秘的天才。”

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矗立着哥萨克马拉赫·曼德雷金的屋舍，里面住着一屋子“生来便满脸颊须”的叔叔们。这房子的房间数不胜数，除了六角大厅、狭小储藏室和无尽的穿廊套房，这里还有地方容下“半残壁柱林立的巨厅里的湖泊，开有深龛的坍塌墙壁”，甚至还有“广袤空间里的荒漠”。弗拉季斯拉夫·奥特罗申科的新文集也是如此，文集以开篇长篇《相册附录》为名，是一座拥有无尽房间的幻梦之宅。文集里收录的《相册附录》《格里沙曾祖父的院子》《新切尔卡斯克》，以及短篇《呆子和他朋友的生活》《老太婆塔玛拉》《客人》，此前都曾单独出版，此番是首次被收在同一文集之中。我们这些读者拿到这本书，就已经来到了门槛面前。那就不妨跨过去，漫步于弗拉季斯拉夫·奥特罗申科多年间构筑的独特世界吧。

首先，让我们暂时抛开对情节和“创作自传性”的乏味讨论，砰地一声关上这道话题之门。在奥特罗申科的世界里，主人公的道路不可预知，而且他们人数众多，脱离语境单独考察他们毫无意义。比如作者在序言中坦言，长篇小说《相册附录》写的是“在一个日渐消解自身的失落王国里的家族编年史”。如果没有读过这部小说，很难想象由这种构思会催生出怎样的作品。可一旦读完就会明白，再也没有比它更贴切的定义了。《相册附录》是一部饱含浓烈抒情气息的滑稽闹剧。你可以在小说中寻找对马尔克斯、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的致敬，也可以争论这是否属于魔幻后现代主义，但奥特罗申科讲述的故事，更像是一位精细考究的知识分子与一位不知疲倦的幻想家携手共创的成果。

家庭主题在《格里沙曾祖父的院子》中得到发展。作者再度回望老一辈的往事，但这次，主题经由一个孩子的视角呈现出来。与《相册附录》一样，《格里沙曾祖父的院子》游走于现实与半遗忘的童话交界地带，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学土壤。除了格里沙曾祖父和他的妻子阿尼西娅，在“舵手”的宅子里还住着苍蝇女妖、三百岁的谢苗老爷爷——他是“高祖父格里沙早年在巴克兰齐河里撒网捕上来的”。宅子附近还有卖葵花籽的长胡子巫婆，还有因爱慕公爵夫人刺瞎双眼的盲人费利克斯，他终日在此唱歌。虽然死亡主题贯穿于作者的所有作品当中，但奥特罗申科又很难被归入冥界文学的代表作家之列。他的人物们会死去，似乎还不止一次，但他们大多不是徘徊在生死边界，而是栖居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舒适小世界。

文集的第三大部分是由多个短篇构成的中篇《新切尔卡斯克》。初读时，它仿佛和其他篇目格格不入。相较于《格里沙曾祖父的院子》，《新切尔卡斯克》更偏向于现实主义手法，自传色彩十分鲜明，但只要沉浸其中就会发现，这依然是那个近乎梦境的世界，是一处生动传说的空间。这一次作者不把故事局限于屋墙或院墙之内，主人公长大了，走到城市街巷之中。这里不再有被魔鬼封堵的烟囱，也没有藏在旧箱子里的宝藏，但有圣愚特罗尼亚，他以猎杀青蛙的方式向老太婆们预告死亡，还有“身体几乎遮住整座屋子”的小马霍拉奶奶和各种奇人异士。

在文集末尾处，读者可以读到三个独立短篇。仔细阅读后就能发现，作者在晚期作品中使用的所有母题、主题和手法，早在他创作之初就已经埋下伏笔。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被放在全书末尾？不过，这有什么区别呢？在弗拉季斯拉夫·奥特罗申科的奇幻世界里，因果、始末，并没那么重要。“世人安眠，沉于梦境”，而我们只能满怀愉悦地窥视一切。当然，还要享受语言的魅力，因为弗拉季斯拉夫·奥特罗申科是一位技艺卓绝的文体大师。

（索菲娅·什皮通科娃系俄罗斯文学评论家）

俄罗斯画家 Denis Korobkov 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

■对 话

巩固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文化联结

——访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院长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

□本报记者 宋 晗

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

2026年，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西班牙文化中心为庆祝建院二十周年，举办了“西班牙语在中国：发展与新格局”国际研讨会，西班牙和中国的多位学者、作家参会，探讨西班牙语在中国的发展与未来。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院长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在活动现场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1958年出生于西班牙格拉纳达，诗人、作家、散文家，格拉纳达大学西班牙语文学教授。他自2018年起担任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院长，致力于在全球推广西班牙语及西班牙文化。蒙特罗曾获得西班牙的阿多纳伊斯奖、国家文学奖、国家评论家奖以及中国的“金藏羚羊诗歌奖”等多个文学奖项。

记 者：作为西班牙当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可以向中国的广大读者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创作历程吗？从第一部作品开始，这四十多年里，您写作的关注点经历过哪些变化？

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我的第一部著作是1980年写的一本散文诗集。从那之后，我的写作更倾向于在语言上下功夫——写诗不仅仅是写关于自己的事情，而是更多地去关注人人都会经历的那些事情。1983年，我和一群作家朋友一起出版了一部文集，叫《另一种感受》，这部文集的出版对我很有意义。

我还想提到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作家安东尼奥·马查多——他也是这座图书馆（北京西班牙文化中心的图书馆）命名所致敬的作家。马查多说过，我们的创作不光是写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政治相关或者外部因素，它也可以传递人的内心情感。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部文集去做一种双向的寻找：不光向外看世界，也向内看自己。

我本人比较支持西班牙左翼的党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通过作品去宣传相关理念。我更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补全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更完整的人。当我提到“我”的时候，并不是把“我”从“我们”当中脱离出来——“我”和“我们”其实是一个整体。

还有一点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要把生活当中的“我”和作品当中的“我”区分开。比如写一首爱情诗的时候，我可以在诗里写自己有多么爱对方，读者也能感受到这份情感。但写诗的那个人并不等于生活里的那个人。你是要通过作品去传递一种世界上人人都会有的一种情感，而不是只传递自己的情感。

记 者：您曾说，诗歌其实是一种与人类的孤独紧密相连的体裁。您有一个很具体也很动人的说法：一个人独自回到家，站在镜子前问自己“今天过得怎么样，此刻感觉如何”，那个时刻就和诗歌有关。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写哪一首诗，或者哪一次读诗的经验，让您产生过这样的灵感时刻？

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我认为这和我们如今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系。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没有办法慢下来倾听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需要照镜子，需要去反思自己。还有一点是，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会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时候，我们同样需要有这么一个时刻去面对镜子，去反问、反思自己。我希望通过诗歌，把写作作为一种认知的练习，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有尊严的人。我写的很多诗歌都会追溯过往，或者聚焦于自我反思。

有两本我自己的著作能够体现这种自我反思。一本是1998年出版的《两个分隔的房间》，另一本是2008年出版的《疲劳的目光》。《两个分隔的房间》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以一个理性和感性并存的身份回到家里。那时我在想，我能不能把自己感性的那一部分擦除。但我后来发现，如果这样的话，自己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把理性和感性分隔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它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但又在不同的房间。这样，你就可以在房间外面，以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去反思自己。

《疲劳的目光》讲的是这样一个举动：比如你现在眼睛很疲惫，你就摘掉眼镜，擦擦眼睛，如此而已。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世界充斥着各种暴力，大家的梦想都很难实现。但我觉得还是要抱有希望——我们永远要在感觉眼睛很疲劳的时候，也坚持勇敢地阅读这个世界。

记 者：您自2018年起担任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我检索资料时发现，您上任时学院正处在困难时期，如今的情况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这些年里，塞万提斯学院展开的工作中，哪些是您最愿意向中国读者和文学界介绍的？这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学院所做的工作。

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我刚上任的时候，塞万提斯学院已经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是这个团队带领我们变得更好。我也了解到，由于政策的收紧，当时学院被砍了40%的经费，但随着这些年的努力，政府的拨款也在逐年增长。

关于学院正在做的工作，有几点我想提。首先，塞万提斯学院是一个很年轻的机构，它成立于1991年。和法语联盟等文化机构相比，我们是很年轻的。学院的目标就是传播西班牙和西语国家的文化。塞万提斯学院并不只是教授西班牙语。我们传播西班牙文化，也包括西班牙国内的其他文化。比如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这些语言在学院里也开设了课程。

另外，传播西语国家的文化，不能仅仅只传播西班牙一个国家的文化。还有24个说西班牙语的拉美国家，他们的文化也需要塞万提斯学院去传播。目前，塞万提斯学院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学院、60多个图书馆，分布在54个国家。我们致力于开展西语相关的文化活动和西语教学工作。

记 者：您有喜欢的中国作家或者诗人吗？可以分享一下阅读感受吗？

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我的一位老师阿尔贝蒂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来过中国，并且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微笑》。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我本来想从自己的藏书里找到一些中国作家的书，但发现不是被借走就是送人了，所以我就想到中国来，寻找一下这些经典诗人的作品，比如李白、杜甫。我也读了一些中国当代诗歌。

记 者：在您的视野中，过去几年，西班牙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您觉得什么样的文化互动是有意义的？

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我认为在西班牙和中国的交流当中，孔子学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孔子学院在西班牙设立的机构。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西班牙的老师，叫伊莎贝尔。她非常愿意加入塞万提斯学院，现在她已经是上海塞万提斯学院的院长了。

我还想提到西班牙和中国高校之间的互动。高校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和西班牙高校签订交换协议、互派留学生，比如有一位来到中国大学交换的西班牙学生，叫易玛·冈萨雷斯，她现在就是北京塞万提斯学院的院长。她来到中国之后，和一位中国人结了婚，一直在中国生活，传播西班牙的文化，也把中国的文化带到西班牙。

我刚才提到了孔子学院、塞万提斯学院这些机构，以及不同的大学——比如马德里的一些大学和中国的一些高校之间的交流。不光是这些机构，很多高校教授、西语老师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记 者：2026年，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迎来建院20周年，值此之际，学院组织此次研讨会，分析学术、教育和文化领域取得的进展，也为未来文化交流的深化奠定了基础。您对未来的文化交流有哪些期待和展望？希望在哪些方面可以加深合作？

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北京塞万提斯学院建院20周年，首先一定要铭记过去，然后我们才能展望未来。我认为塞万提斯学院起到的是巩固中国和西班牙文化联结的作用。我们的使命之一，是把更多西语文学作品引入中国，并且把它们翻译成中文，让它们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能在中国培养更多的西语老师。中国有很多想学西语的同学，所以对老师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也是现在和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次访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语口译专业学生白玛德姬现场翻译）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